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四 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溫汝適

謄錄監生臣毛大瀛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四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四

書

荆公之書多深思遠識要之於古之道而其行文處往往道以婉鑱以刻譬之入幽谷邃壑令人神解而輿不窮中有歐蘇輩所不及處

上相府書

時荆公托為擇便地以養母其書之情旨深厚婉曲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為之焦然耻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閤下方

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閤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令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内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禄以至於今不能也令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内傷

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恐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莞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暬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公不知時何官其所欲辭京師千里之縣却欲

擇南州以便禄養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其得以此時備使畿内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爲其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禄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令親闈老矣日

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尚皆客殯而不塟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塟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為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兹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為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葢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

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為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其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為也偷假歲月餐禄賜以僥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為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寛閒之區幽僻之濵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禄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辠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葢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矇

昏瞶侏儒蘧篨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

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為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為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其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

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為幸甚

上曾參政書

與昌黎晨入夜歸書衆而其所占地步殊自遠大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令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

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其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

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葢不可勝數則其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其又竊以為不然

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

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踈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情區區好忮而自私不恕巳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閤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閤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閤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杜學士書

語意遒勁

竊聞受命攺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糺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

皆須我主出信手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强國之與鄰列而為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揺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令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以人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為世之

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其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行文婉而曲論利害處簡而悉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

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潴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輙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其

為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為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
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
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
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
將强之况其所願欲哉竊以為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
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
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
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

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上郎侍郎書

一通問書自不可及

㠧啟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

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輙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兖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

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上田正言書

直而不阿義形於辭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奬之執

事知其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

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

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

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

哉葢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

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

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

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

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令之踈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令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䟽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廼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葢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

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廼如朞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荆川曰歐公上范司諫書婉而切荆公與田正言書直而勁

上田正言第二書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否則君子譏之執事姿畧頴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為第一將朝東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名名與寵不巳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

釋翳者葢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為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疇天下屬已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鈌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鈌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脩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

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宅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奬訓之厚敢不盡愚

上運使孫司諫書

以一縣吏而能直民之利害於運使如此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為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令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

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户使不得成其業艚户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户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

政也又其間必有扦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為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葢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

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為則世輒指以為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為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為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為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為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

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閤下惜此也在閤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閤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為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為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説而明令退而當財利責盖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為此以紓一

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其辭説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為安有此而可為者乎令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

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淩屯田書代人作

類昌黎書

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歘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姻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

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寠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寠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為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

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

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為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

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荆川曰半山文字其長在遒緊

與叅政王禹玉書

以公受主上之深知猶慄慄戰懼若此

其啟繼蒙賜臨傳喻聖訓徬徨踧踖無所容措其羁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葢未有也此其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皐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為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

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為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與馬運判書

論理財是荆公本色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慰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

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葢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葢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視於門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為耳不得為則尚何頼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絶其經畫固勞心

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新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饑兵之駑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為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與王子醇書

此荆公指揮王韶措處西羌處

某啟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脩守備嚴

戒諸将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為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為用令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為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氊也誠能使屬羌為我用則非特無内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為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

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為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為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氊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為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為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遥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為國自愛不宣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啟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絶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

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其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勲業過之又曰邵公樂

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畧過之則韓李蔣郜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玆焉郡庠拘牽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四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五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五

書

與王深甫書

分段辨却自有一種沉著之識

其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

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嘗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為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為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為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其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為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為悅者則以不容為戚安吾社稷為悅則以不安為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為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為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為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

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禀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其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已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常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為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

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巳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其以謂期於正巳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為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為哉正巳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巳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巳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巳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

義命哉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所謂大器者葢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辠無辠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無為怒也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其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為未也願以教我

與王逢原書

論出處亦有根據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閒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閒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為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彚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禄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

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説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顔

回同道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

仁又能守之故以其之所學報足下

與趙寓書

中多持重處亦合兵機

某啟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强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强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倔强者就令

有敢如此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盍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與祖擇之書

荆公每以為文之㫖如此故其所見遠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葢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

也獨能不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耶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公令鄞其尊師如此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

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其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二書文詞並入雅調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
義不辭讓固已為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
之説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謂無諸中
而為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為
師其孰能為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謷非君子
所卹也適於義而巳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
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
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曾公立書

荆公所自見如此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

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却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

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為如何

答司馬諫議書

荆公之愎而自用所以自誤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强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畧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兾君實或見恕也葢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

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脩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説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

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孫元規大資書

道宕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

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
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
舄於門下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
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
不知其為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
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
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令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
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

報謝以忓眂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兹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况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為非也大矣雖聰明寛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曾子固書

不放倒地步

其啟久以疾病不為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别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葢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

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為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為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答李資深書

其器識自深遠

其啟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已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

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答王深甫書

所見亦是所爲辨處亦委婉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辠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絶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

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𦾔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𦾔於江東得吏之大辠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辠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為明知者又以為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為言𦾔乃異於此以為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茍簡自

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纔絀一官而豈足以為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其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為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為如何自江東日得毁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為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為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

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為于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之傳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為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為如此而可以無辠固大善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為辠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為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答李秀才書

言雖短而所思遠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

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絶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

夜愁痛疾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葢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葢其所傳皆可

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輙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徐絳書

荆公每以古人得道之至者相磨切如此

其啟其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其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為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為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為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為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葢又以文王為未足此皆聦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

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為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為之不已他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答段縫書

婉曲多波瀾

叚君足下其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

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

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臯之也宜足下深攻之

也於臯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

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

之迹固然邪然鞏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

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

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

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其也其作懷友書兩

通一自藏一納其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畧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絶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羣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嘗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

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答楊忱書

初交而其言道切如此可誦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為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諜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賈其言濟其實賈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竊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為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歛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甫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

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欿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台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材而後已爾則其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張幾書

亦有深思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

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為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耻為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為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况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令者足下乃先貺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
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
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
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
令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
之如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
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

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畧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答陳杬書

言老莊處亦已見其大端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藴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為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

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䫫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説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説則其為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説於世葢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任其説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為二人作傳以為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

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説亦不皆合於經葢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説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于道惟足下自擇之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六至八十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毛大瀛

謄録監生臣范從理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八十六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六

序

周禮義序

荆公所自喜在讀周禮而其相業所卒自誤處亦

在周禮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葢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隂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

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

制詔頒馬謹序

書義序

按二序皆公應詔為之者其辭簡而其法度自典則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馬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

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
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
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玆榮也秖所以為愧也歟
謹序

詩義序

自是作家之文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
臣雱訓其辭又命臣其臣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

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葢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葢有不足道也微言奥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

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熈寧字說序

所見遠而語亦莊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

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隷葢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

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老杜詩後集序

深沉之思簡勁之言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

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子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靈谷詩序

覽之如遊峭壁邃谷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僊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葢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

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葢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石仲卿字序

簡潔可誦

子生而父名之以别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爾子正於進士中

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道劭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眂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宂君將優為之曰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闗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宂君言如初色滋蔓

喜於戲令之公卿大夫據儌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令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送陳興之序

亦婉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令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其爲判官淮南以

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令宰相其世父也試前奏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為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為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

茍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與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為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

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夫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蒸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

所誅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胡叔才序

情婉而正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為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為誚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

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
材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褎然
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已知不予愚
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
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弸
於中而襮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
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
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

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為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為父母壽者送之云

送孫正之序

兩相箴規兩相知已之情可掬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

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

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